

設計俠客 蕭青陽

不設限的人生才有無限可能



「蕭大俠」的由來

舒服很多。」

叫我「大師」，聽起來好奇怪，「大俠」聽起來俠，他自言自己喜歡這個名字，「後來很多人的事跡被業界知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稱他『大俠』，每一張唱片都做到很好，被更多人看到和喜歡。」蕭青陽常被稱作「蕭大俠」，源於他常幫助預算很低的樂團設計唱片封面，如大俠般「拔刀相助」，「我喜歡音樂，每一次設計都是難得的機會，我希望蕭青陽常幫助預算很低的樂團設計唱片封面。」



蕭青陽來港分享自己探索新奇美學，尋找創意靈感的經驗。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作品五度入圍美國格萊美「最佳唱片包裝設計獎」，台灣設計師蕭青陽彷彿總是在路上，上山下海的旅行以及永不停息的運動帶給他許多體驗和感觸，去音樂人的家鄉聆聽背後故事使他的唱片設計有了靈魂。他是熱情洋溢的「蕭大俠」，他鼓勵大家不為自己設限，才能激發出生命中的無限可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二月的香港街頭總是瀰漫著藝術的氣氛，今年蕭青陽受香港旅發局邀請，來到這裡觀察港人如何將生活轉換成富有生命力的「繁忙美學」。日前他再以「香港我愛你，何日我再來」為題，分享自己的觀察和感受，以及如何跳脫固定位置，於生活、旅遊漫遊移動中，探索新奇美學，尋找創意靈感的經驗。

加快步伐 發掘不同風景

「一段時間沒再來香港，這幾年旅行累積的經驗進化了，或冒險的膽試已鍛煉成型，出發前就直接搜尋自己有興趣的：香港，有266個離島！麥理浩徑，聯合國教科文認證全世界二十大壯闊山徑，百K越野古道、傳說中南丫島黑膠唱片行、大榕樹下的豆腐花、香港人的日常粵曲……這些都是這趟要來香港

的衝動。我發現，香港在步調快速的生活下，竟發展出獨具在地生命力的『繁忙美學』，隨處可見的塗鴉藝術，也有融合中西設計的特色建築，而緊鄰城市的郊野則是繁忙生活的轉換，也帶來不同的刺激。原來在香港，藝術無所不在。以前，按書去女人街、烏街、旋轉餐廳、音響街、纜車大佛、吃菠蘿油配鴛鴦……這趟，我終於找到自己另一個香港。在這裡我學會在繁忙的城市裡找到自己的慢，一趟旅行回來，享受自我旅行的線條。……」蕭青陽在Facebook這樣寫道。

他找到的另一個香港，坐落於大大小小的離島之中，他在那裡跑步、行山，用長長的公里數度量不一樣的風景。「在南丫島的制高點我看到了不一樣的香港景觀，不然我會以為香港只有大樓。其實香港還有很高的高山和壯闊的水壩，這些景觀只有坐一艘船遠離市中心才能看到。」

這些驚奇的發現和不一樣的感受總帶給他新的創作靈感，「我們在創作的時候，千萬不要因為看得太少而誤會，之前我就因為課本中的固有印象而誤會了香港，在有了新的體驗之後，我對香港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不一樣，這很重要。」

想要看的東西很多，所以他總在提醒自己加快步伐，深入發掘每個城市不同的面向。他笑說自己是個「濫情」的人，去到一個地方便會愛上那地方，用力旅行，用心感受，為自己的創作增添了無限的想像。

活在當下 新嘗試才好玩

蕭青陽出生於麵包店家庭，小學開始，就愛在夜市唱片行看一張張新奇的西方唱片封面，18歲高中畢業開始唱片設計。他的設計生涯橫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已設計上千張唱片作品，聘用他的歌手包括周杰倫、五月天、江蕙、陳綺貞、許嵩、韓庚等，作品中展現出熱愛土地與人文關懷的風格。蕭青陽是第一位入圍格萊美獎的華人唱片設計師，分別以《飄浮手風琴》、《我身騎白馬》、《甜蜜的負荷》、《故事島》、《祭》創下五度入圍紀錄，現任美國格萊美獎、全美獨立音樂獎（Independent Music Awards）及日本Unknown Asia評審。

從黑膠唱片到卡帶，再到CD時代，當年的「非主流」樂團現在早已為眾人所熟識，當年唱片行擠滿人排隊購買的盛景也不復存在。這種音樂載體的變遷對蕭青陽來說無比自然，「大家對音樂的喜愛是不變的，音樂



蕭青陽秀出格萊美入圍者獨有的獎牌。

領域的工作者也只是轉換了跑道，改變了遊戲的玩法。」但他也意識到，自己的設計不能再局限於唱片，於是他開始設計台灣烏來峽谷超半程馬拉松賽衣、普悠瑪彩繪列車等，更參與地景藝術和公共藝術創作，這些跨領域的嘗試使他恍若邁入新的境界。

「像我這樣的完美主義者，永遠都不會滿意，只有在靈感來了的時候，努力做到當下的滿意狀態。我又是有一點喜新厭舊的，滿意的作品隔年再看只覺得還好，玩過的就會想嘗試下一個，新的創作才好玩。」他提倡的是「活在當下」的創作態度，在受到當下的意境所感染時，他會即場寫生素描將其記錄，做一個當下盡興的觀察者和設計師。或者到了第二日，他會再愛上一個地方，讓一切熱情重新開始燃燒。

保持好奇 與音樂人做朋友

有著「亞洲首位入圍格萊美獎的唱片包裝設計師」的光環加持，不由好奇蕭青陽的設計秘訣。原來他始終保持着「好奇」的態度，探究音樂人和幕後團隊夥伴，走到音樂人的家鄉，聆聽他們的創作故事。「唱片包裝設計師的工作是傳達音樂人背後有溫度的故事，將其變成設計品，使購買者可以感受得到。這是我的責任。」在合作的過程中，他常與音樂人成為至交好友，把酒當歌，掏心掏肺，「我樂在其中，甚至有點上癮。」

印象深刻的是蕭青陽為台灣「民歌教父」胡德夫設計的唱片包裝，那是胡德夫出道三十年的第一張專輯《匆匆》，內頁呈現的是他躺在石頭上的畫面。這份靈感，來自於胡德夫說自己要到新店溪旁找一顆石頭睡覺，因為每當夏夜躺在留有白晝餘溫的石頭上，總會想起台東故鄉的溫度。蕭青陽猶記得胡德夫握住自己的手，說道：「青陽啊，我覺

董事長樂團手中的專輯《祭》，正是蕭青陽設計的作品，並入圍今年格萊美獎。中央社



蕭青陽曾設計規劃台灣普悠瑪彩繪列車。中央社



《我身騎白馬》2007年入圍美國第49屆格萊美獎。網上圖片

得我們來電了。我們熱愛音樂，喜歡藝術，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境界。」胡德夫的感性浪漫感染了蕭青陽，使他發覺，作為一名創作者，無須太過理性地面對生活，不如任由自己的藝術性格奔放被更多人看到。

他甚至活得有些「瘋狂」，一陣去爬富士山和珠穆朗瑪峰，一陣又在撒哈拉沙漠見到他的身影，並且連續五年都會去美國內華達州的黑石沙漠參加火人祭典（Burning Man），與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交流。在這些夢幻的旅程後，他決定趁自己還有力氣的時候，去那些看來遙不可及的極端地方都看一看，並號召身邊的人共同參與，挑戰「不可能的任務」，「無論任何人，只要有耐力和決心，慢慢來，總會達成冒險。」他說。



香港旅發局今年首度邀請蕭青陽走訪香港，體驗香港的「繁忙美學」。香港旅發局提供

何冀平：一生可以劇本編年

從北京到香港，從戲劇到電影，從人藝舞臺上京味兒十足的「盧孟實」到極具港片風味的「金鑲玉」，何冀平的「履歷」總能令初見者感到驚訝。這位著名編劇日前在澳門參加正在此間舉行的第十一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何冀平回望自身的創作道路稱：「我的一生真的可以以劇本編年了。」

香港生活汲取靈感

1988年，北京人藝新排大戲《天下第一樓》登台，一位年輕編劇就此聲名大噪，其老練的筆觸與深厚的文化底蘊引起業內關注。三年後，《天下第一樓》在香港演出，徐克去看了這部戲。「之後他連夜找我，商量的作品就是《新龍門客棧》，我從此走進香港的商業電影圈。」何冀平說。

《新龍門客棧》隨即引發關注，何冀平這位深受中國古典文化薰陶的劇作家，在港台影視劇的黃金時代展現出自己獨有的創作魅力，此後的《黃飛鴻》、《新白娘子傳奇》無一不成為黃龍之傑作。

近年來，隨着香港導演北上，何冀平的作品目錄裡又增加了《龍門飛甲》、《投名狀》、《明月幾時有》等頗具分量的佳片。

何冀平常說，北京塑造了自己文化的底蘊。她愛戲曲，坦言：「我從傳統戲曲中得到的滋養是很難估量的，我認為每一個做影



《德齡與慈禧》多次重演的各款海報。



何冀平有時在排練現場工作。



《明月幾時有》劇照。

電影人北上助創作

除最早的《天下第一樓》，何冀平的很多話劇作品尚不在內地登台，她透露，接下來希望自己的舞台作品能陸續在內地進行演出。目前，《德齡與慈禧》的內地版本已經

何冀平表示，香港電影人北上已是大趨勢。



開始籌備，「今年之內，應該就能和觀眾見面了。」

當今中國影視行業飛速發展壯大，在創作體量和觀眾人次不斷破紀錄的同時，業內亦有反思，中國影視作品在原創故事上尚需進一步提升。

對於創作，何冀平的總結十分簡單：「人物，所有的中心就是人物。」她以《明月幾時有》舉例：「我看了大量的資料、文獻，故事很多，但是最終讓我感覺到這個故事有了靈魂的時刻，是採訪幾位人物原型的過程中，那些真實的人給予我的衝擊。我領悟到

不管多偉大的歷史，都是由一個一個的普通人來完成的。這種親身的採訪，讓我找到作品的靈魂。」

今年4月，中國國家電影局出台五項放寬措施，支持港澳電影業在內地進一步發展，業內認為此舉將進一步刺激內地與港澳合拍片的發展進入新階段。對此何冀平表示，香港電影人北上已是趨勢，「未來這個趨勢肯定會更加明顯，這對電影發展是好的，類型一定會更多，我作為一名創作者，希望能順勢而行，能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文：中新社